



文：楊玉雲 圖：呂坤和

除夕又到，長工楊發向財主主要一一年工的工資，準備回家好過年。

長工來，勤做工，財主滿意啦。長工去，要工資，財主卻心疼了，但又不好說不給。於是，財主便想出了一鬼計。他對楊發說：

「工資早給你準備好了，只是你還沒有替我做三件事，這三件事做好了，你就可以領工資回去，如果做不好，你一文工資也別想要，這是我家的規矩。」楊發忙問說：「哪三件事呢？」

財主翹起一個指頭說：「第一件，把屋裏的地板搬到外面大庭去晒一晒，明年下雨才不會潮濕。」

楊發再問：「第二件事是什麼哩？」

財主翹起二個指頭說：「第二件，廳上放著很多大甕，太佔地方了，你把大甕裝進小甕

內，騰出個地方，春節也好款待客人。」

楊發再問：「第三件事呢？」

財主翹起三個指頭說：「第三件，年終歲至每項事都要結賬，你算一算我的頭有多多少少斤，來春好記賬。」

「這三件事，什麼時候要作好？」楊發笑嘻嘻問。

「就在今天上午作好。」

財主看見長工滿不在乎的神氣，有些詫異，暗下琢磨著，覺得這三件事決不可能辦成，便又自以為得計，難住了長工啦，這樣可以樂得免發一一年工的工資。





然而，楊發面無難色，只見他翻身拿了——把鋤頭，爬上屋頂，拍拍的舉鋤，就掘瓦和椽。楊發連鋤帶掘，瓦片嘩啦啦直掉下來。財主看了忙喝道：「楊發，你要死啦？爲什麼動手毀壞我的屋蓋？」

楊發不慌不忙地回答說：「掀開屋蓋，好讓太陽進來晒地板呀！」

「要晒，從大門搬出去晒。」財主心理疼惜着屋頂，暴跳著大嚷大叫的說。

「地大門小，搬不出去，要搬只好拆門了。」楊發說完，就掄起鋤頭向門框打去。

財主怕打垮了門，塌了牆，只得說：「好，好，第一件小事不要你做，就做第二件吧。」

楊發下來後，拖著鋤頭向大廳大踏步走去，「咚」的一聲，一個大甕被鋤頭敲破了。他掄起鋤頭又要敲第二個大甕，財主連忙阻止說：

「你怎麼把大甕敲破？」

「大甕敲破了，才好把大甕裝進小甕裏啊！」楊發慢吞吞的答道。

財主自認倒霉，只好又疼又氣地說：「裝這一個就好，剩下的大甕不必再裝了，現在就做第三件事吧！」

楊發笑嘻嘻地說：「說得對，我就算——算你的病頭吧！」

財主忙說：「我的頭沒有病，只要——算我的頭有多重就好。」

「你的頭有一百五十斤。」楊發正經地說。

「你胡說，我一共才二百斤，一個頭哪有這麼重呢？你算錯了，一年工資不能領了。」財主心裏又惱又喜地說。

「一點也沒有錯，我說你的頭真正有病，所以才會有這麼重。」

「什麼病？」

「骨頭裏中毒很深，加重了頭，不治，頭重身輕，兩腳站不住，便要四腳落地，在地爬著走了。」

「真是胡言亂語，我不信，不信。」

「不信？我把你的頭砍下來秤一秤！」

楊發說著，便奔進廚房裏，拿了——把菜刀，要來砍財主的頭。財主怕被砍死，只好承認自己頭裏有毒，有一百五十斤重。

三件事作了，楊發領了工資，回家過年做歲去了。